

朱自清文集

朱自清文集

開 明 書 店

自序

這裏收集的是去年復員以來寫的一些文章，第一篇動亂時代，第二篇中國學術的大損失和末一篇日常生活的詩是在成都寫的，別的十九篇都是回到北平之後寫的。其中從什麼是文學？到誦讀教學與「文學的國語」七篇，原是北平新生報的語言與文學副刊上的「週話」，沒有題目，題目在編這本書的時候纔加上去。這語言與文學副刊，每週一出，是清華大學中國文學會主編的，我原定每期寫一段兒關於文學和語言的雜話，叫做「週話」。寫了四回，就覺得忙不過來，於是休息一週；等到第二次該休息的時候，索性請了長假，不寫了。該是八篇，第一篇實際上是發刊詞，沒有收在這裏。本書收的文章很雜，評論，雜記，書評，書序都有，大部分也許可以算是雜文罷，其中談文學與語言的占多數。

抗戰期中也寫過這種短文，起先討論語文的意義，想寫成一部「語文影」，後來討論生活的片段，又想寫成一部「人生一角」，但是都只寫了三五篇就擱了筆。葉聖陶先生曾經寫信給我，說這些文章青年人不容易看懂。聞一多先生也和我說過那些討論生活片段的文章，作法有些像詩。我

當時寫這種短文，的確很用心在節省字句上。復員以來，事情忙了，心情也變了，我得多寫些，寫得快些，隨便些，容易懂些。特別是那幾篇「週話」，差不多都是在百忙裏逼着趕出來的。還有論

誦讀那篇，寫好了寄給沈從文先生，隔了幾天他寫信來說稿子好像未完，讓我去看看。我去看，發見缺了末半葉。

沈先生當天就要發稿，讓我在他書房裏補寫那半葉，說寫完了就在他家吃午飯。這更是逼着趕了。等我寫完，卻在沈先生的窗臺上發見那缺了的末半葉！沈先生笑着抱歉說，

「真折磨了你！」但是補稿居然比原稿詳明些，我就用了補稿。可見逼着趕雖然折磨人，也能訓練人。經過這一年來的訓練，我的筆也許放開了些。不久以前一位青年向我說，他覺得我的文章還是簡省字句，不過不難懂。訓練大概是有些效驗的。

這本書取名「標準與尺度」，因為書裏有一篇文學的標準與尺度，而別的文章，不管論文，論事，論人，論書，也都關涉着標準與尺度。但是這裏只是討論一些舊的標準和新的尺度而已，決非自命在立標準，定尺度。說起文學的標準與尺度這篇文，那「標準與尺度」的意念是從叫做種種標準 (Standards) 一本小書來的。我偶然從一位同事的書桌上抓了這本書來讀，這是美國勃朗耐爾 (W. C. Brownell) 作的，一九二五年出版。書裏分別的用着「尺度」(criteria) 和「標準」兩個詞，啓發了我，並且給了我自己的這本小書的名字。這也算是「無巧不成書」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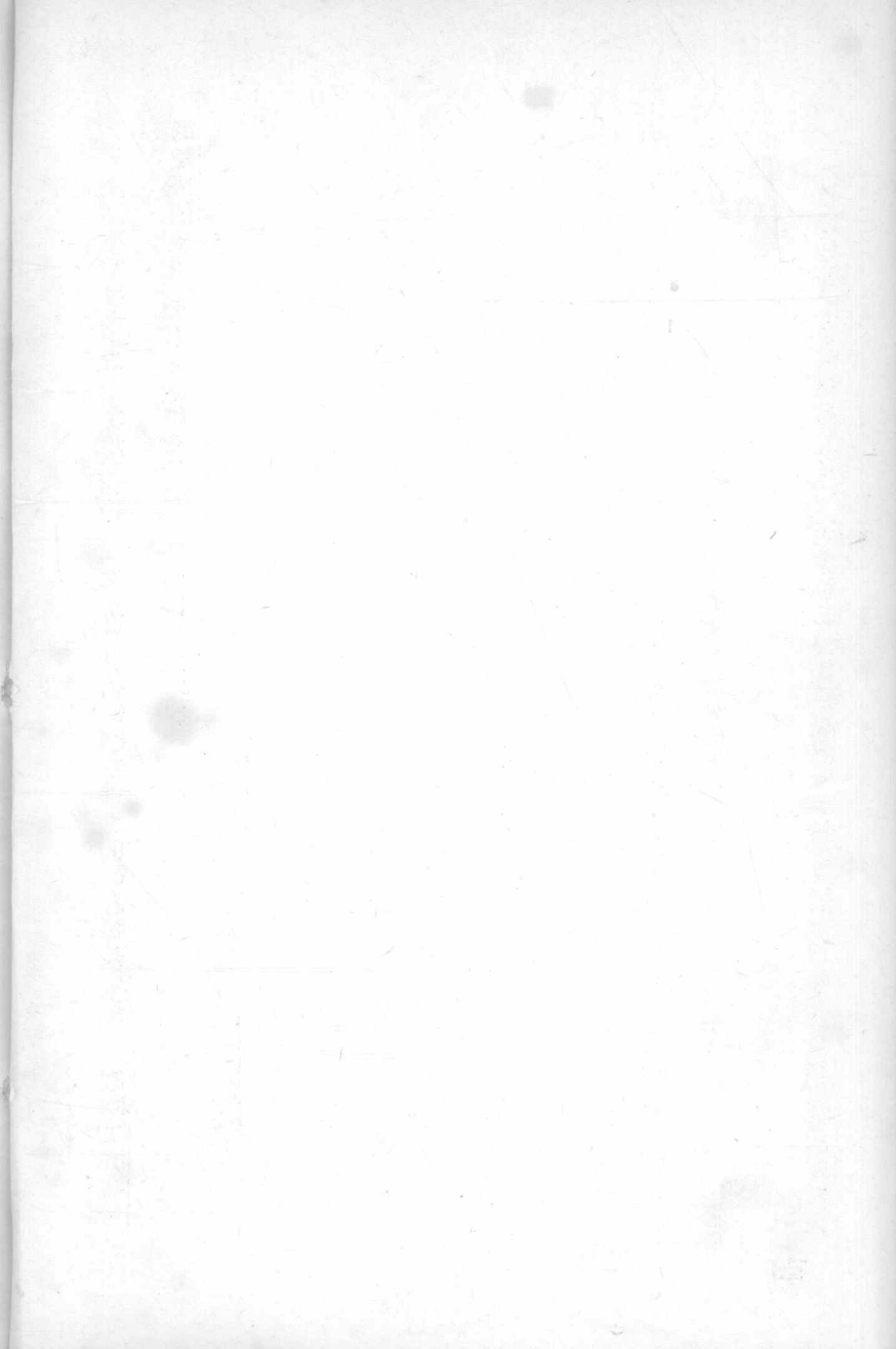
謝謝原來登載這些短文的刊物，我將這些刊物的名字分別的記在每篇篇尾。

謝謝文光書店

的陸夢生先生，他肯在這紙荒工貴的時候印出這本書！

朱自清。

三十六年十二月，北平清華大學。



中國學術的大損失

——悼聞一多先生——

聞一多先生在昆明慘遭暗殺，激起全國的悲憤。這是民主運動的大損失，又是中國學術的大損失。關於後一方面，作者知道的比較多，現在且說個大概，來追悼這位多年敬佩的老朋友。

大家都知道聞先生是一位詩人。他的紅燭，尤其他的死水，讀過的人很多。這些集子的特色之一，是那些愛國詩。在抗戰以前他也許是唯一的愛國新詩人。這裏可以看出他對文學的態度。新文學運動以來，許多作者都認識了文學的政治性和社會性而有所表現，可是聞先生認識得特別親切，表現得特別強調。他在過去的詩人中最敬愛杜甫，就因為杜詩政治性和社會性最濃厚。後來他更進一步，注意原始人的歌舞，這是集團的藝術，也是與生活打成一片的藝術。他要的是熱情，是力量，是火一樣的生命。

但是他並不忽略語言的技巧，大家都記得他是提倡詩的新格律的人。也是創造詩的新格律

的人。他創造自己的詩的語言，並且創造自己的散文的語言。詩大家都知道，不必細說；散文如

《唐詩雜論》，可惜只有五篇，那經濟的字句，那完密而短小的篇幅，簡直是詩。我聽他近來的演說，

有兩三回也是這麼精悍，字字句句好似稱量而出，卻又那麼自然流暢。他因此也特別能夠體會古代語言的曲折處。當然，以上這些都得靠學力，但是更得靠才氣，也就是想像。單就讀古書而論，固然得先通文字聲韻之學；可是還不夠，要沒有活潑的想像力，就只能做出點滴的餛飩的工作，決不能融會貫通的。這裏需要細心，更需要大膽。聞先生能夠體會到古代語言的表現方式，他的校勘古書，有些地方膽大得嚇人，但卻是細心吟味所得；平心靜氣讀下去，不由人不信。校書本有死校活校之分；他自然是活校，而因為知識和技術的一般進步，他的成就駸駸乎駕活校的高郵王氏父子而上之。

他研究中國古代，可是他要使局部化了石的古代復活在現代的人心目中。因為這古代與現代究竟屬於一個社會，一個國家，而歷史是聯貫的。我們要客觀的認識古代；可是，是「我們」在客觀的認識古代，現代的我們要能夠在心目中想像古代的生活，要能夠在心目中分享古代的生活，纔能認識那活的古代，也許纔是那真的古代——這也纔是客觀的認識古代。聞先生研究伏羲的故事或神話，是將這神話跟人們的生活打成一片；神話不是空想，不是娛樂，而是人民的生命力和

生活力的表現。這是死活存亡的消息，是人與自然鬥爭的紀錄，非同小可。他研究楚辭的神話，也是一樣的態度。他看屈原，也將他放在整個時代整個社會裏看。他承認屈原是偉大的天才；但天才是活人，不是偶像，只有這麼看，屈原的真面目也許纔能再現在我們心中。他研究周易裏的故事，也是先有一整個社會的影像在心裏。研究詩經也如此，他看出那些情詩裏不少歌詠性生活的句子；他常說笑話，說他研究詩經，越來越「形而下」了——其實這正表現着生命的力量。

他是有幽默感的人；他的認識古代，有時也靠着這種幽默感。看匡齋尺牘裏狼跋一篇，便知道他能夠體會到別人從不會體會到的古人的幽默感。而所謂「匡齋」本於匡衡說詩解人頤那句話，正是幽默的意思。他的死水裏開一多先生的書桌，也是一首難得的幽默的詩。他有着強大的生命力，常跟我們說要活到八十歲，現在還不滿四十八歲，竟慘死在那卑鄙惡毒的槍下！有個學生會瞻仰他的遺體，見他「遍身血跡，雙手抱頭，全身痙攣」。唉！他是不甘心的，我們也是不甘心的！

（文藝復興，三十五年）

二

聞先生的慘死尤其是中國文學方面一個不容易補償的損失。

聞先生的專門研究是周易、詩經、莊子、楚辭、唐詩，許多人都知道。他的研究工作至少有了二十年，發表的文字雖然不算太多，但積存的稿子卻很多。這些並非零散的稿子，大都是成篇的，而且他親手鈔寫得很工整。只是他總覺得還不夠完密，要再加些工夫纔願意編寫成書。這可見他對於學術忠實而謹慎的態度。

他最初在唐詩上多用力量。那時已見出他是個考據家，並已見出他的考據的本領。他注重詩人的年代和詩的年代。關於唐詩的許多錯誤的解釋與錯誤的批評，都由於錯誤的年代。他會將唐代一部分詩人生卒年代可考者製成一幅圖表，誰看了都會一目瞭然。他是學過圖案畫的，這幫助他在考據上發現了一種新技術；這技術是值得發展的。但如一般所知，他又是一個詩人，並且是個在領導地位的新詩人，他親自經過創作的甘苦，所以更能欣賞詩人與詩。他的唐詩雜論雖然只有五篇，但都是精彩逼人之作。這些不但將欣賞和考據融化得恰到好處，並且創造了一種詩樣精粹的風格，讀起來句句耐人尋味。

後來他在詩經、楚辭上多用力量。我們知道要了解古代文學，必須從語言下手，就是從文字聲韻下手。但必須能夠活用文字聲韻的種種條例，纔能有所創獲。聞先生最佩服王念孫父子，常將讀書雜誌經義述聞當作消閒的書讀着。他在古書通讀上有許多驚人而確切的發明。對於甲骨文

和金文，也往往有獨到之見，他研究詩經，注重那時代的風俗和信仰等等，這幾年更利用弗洛依德以及人類學的理论得到一些深入的解釋。他對楚辭的興趣似乎更大，而尤集中於其中的神話。他的研究神話，實在給我們學術界開闢了一條新的大路。關於伏羲的故事，他曾將許多神話綜合起來，頭頭是道，創見最多，關係極大。曾聽他談過大概，可惜寫出來的還祇是一小部分。他研究周易，是愛其中的片段的故事，注重的是社會生活經濟生活的表現。近三四年他又專力研究莊子，探求原始道教的面目，並發見莊子一派政治上不合作的態度。以上種種都跟傳統的研究不同：眼光擴大了，深入了，技術也更進步了，更周密了。所以貢獻特別多，特別大。近年他又注意整個的中國文學史，打算根據經濟史觀去研究一番，可惜還沒有動手就殉了道。

這真是我們一個不容易補償的損失啊！

（國文月刊，三十五年）

回來雜記

回到北平來，回到原來服務的學校裏，好些老工友見了面用道地的北平話道：「您回來啦！」是的，回來啦。去年剛一勝利，不用說是想回來的。可是這一年來的情形使我回來的心淡了，想像中的北平，物價像潮水一般漲，整個的北平也像在潮水裏晃蕩着。然而我終於回來了。飛機過北平城上時，那棋盤似的房屋，那點綴着的綠樹，那紫禁城，那一片黃琉璃瓦，在晚秋的夕陽裏，真美。在飛機上看北平市，我還是第一次。這一看使我聯帶的想起北平的多少老好處，我忘懷一切，重新愛起北平來了。

在西南接到北平朋友的信，說生活雖艱難，還不至如傳說之甚，說北平的街上還跟從前差不多的樣子。是的，北平就是糧食貴得兇，別的還差不離兒。因為只有糧食貴得兇，所以從上海來的人，簡直鬆了一大口氣，只說「便宜呀！便宜呀！」我們從重慶來的，卻沒有這樣胃口。再說雖然只有糧食貴得兇，然而糧食是人人都要吃日日要吃的。這是一個濃重的陰影，罩着北平的將來。但是現在誰都有點兒且顧眼前，將來，管得它呢！糧食以外，日常生活的必需品，大致看來不算少；

不是必需而帶點兒古色古香的那就更多。舊家具，小頑意見，在小市裏，地攤上，有得挑選的，價錢合式，有時候並且很賤。這是北平老味道，就是不大有耐心去逛小市和地攤的我，也深深在領略着。從這方面看，北平算得是「有」的都市，西南幾個大城比起來真寒塵相了。再去故宮一看，嚇，可了不得！雖然會遊過多少次，可是從西南回來這是第一次。東西真多，小市和地攤兒自然不在話下。逛故宮簡直使人不想買東西，買來買去，買多買少，算得什麼頑意見！北平真「有」，真「有」它的！

北平不但在這方面和從前一樣「有」，並且在整個生活上也差不多和從前一樣閒。本來有電車，又加上了公共汽車，然而大家還是悠悠兒的。電車有時來得很慢，要等得很久。從前似乎不至如此，也許是線路加多，車輛並沒有比例的加多吧？公共汽車也是來得慢，也要等得久。好在大家有的是閒工夫，慢點兒無妨，多等點時候也無妨。可是剛從重慶來的卻有些不耐煩。別瞧現在重慶的公共汽車不漂亮，可是快，上車，賣票，下車都快。也許是無事忙，可是快是真的。就是在排班等着罷，眼看着一輛輛來車片刻間上滿了客開了走，也覺痛快，比望眼欲穿的看不到來車的影子總好受些。重慶的公共汽車有時也擠，可是從來沒有像我那回坐宣武門到前門的公共汽車那樣，一面擠得不堪，一面賣票人還在中途站從容的給爭着上車的客人排難解紛。這真閒得可

以。

現在北平幾家大型報都有幾種副刊，中型報也有在拉人辦副刊的。副刊的水準很高，學術氣非常重。各報又都特別注重學校消息，往往專闢一欄登載。前一種現象別處似乎沒有，後一種現象別處雖然有，卻不像這兒的認真——幾乎有聞必錄。北平早就被稱爲「大學城」和「文化城」，這原是舊調重彈，不過似乎彈得更響了。學校消息多，也許還可以認爲有點生意經；也許北平學生多，這麼着報可以多銷些？副刊多卻決不是生意經，因爲有些副刊的有些論文似乎只有一些大學教授和研究院學生能懂。這種論文原應該出現在專門雜誌上，但目前出不起專門雜誌，只好暫時委屈在日報的餘幅上；這在編副刊的人是有理由的。在報館方面，反正可以登載的材料不多，北平的廣告又未必太多，多來它幾個副刊，一面配合着這古城裏看重讀書人的傳統，一面也可以鎮靜鎮靜這多少有點兒晃蕩的北平市，自然也不錯。學校消息多，似乎也有點兒配合着看重讀書人的傳統的意思。研究學術本來要悠閒，這古城裏向來看重的讀書人正是那悠閒的讀書人。我也愛北平的學術空氣，自己也只是一個悠閒的讀書人，並且最近也主編了一個帶學術性的副刊，不過還是覺得這麼多的這麼學術的副刊確是北平特有的閒味兒。

然而北平究竟有些和從前不一樣了。說它「有」罷，它「有」貴重的古董玩器，據說現在主顧太

少了。從前買古董玩器送禮，可以巴結個一官半職的。現在據說懂得愛古董玩器的就太少了。禮還是得送，可是上了句古話，什麼人愛鈔，什麼人都愛鈔了。這一來倒是簡單明瞭，不過不是老味道了。古董玩器的冷落還不足奇，更使我注意的是中山公園和北海等名勝的地方，也蕭條起來了。我剛回來的時候，天氣還不冷，有一天帶着孩子們去逛北海。大禮拜的，漪瀾堂的茶座上卻只寥寥的幾個人，聽隔家茶座的夥計在向一位客人說沒有點心賣，他說因為客人少，不敢預備。這些原是中等經濟的人物常到的地方，他們少來，大概是手頭不寬心頭也不寬了吧。

中等經濟的人家確乎是緊起來了。一位老住北平的朋友的太太，原來是大家小姐，不會做家裏粗事，只會做做詩，畫畫畫。這回見了面，瞧着她可真忙。她告訴我，用人減少了，許多事只得自己幹，她笑着說現在操練出來了。她幫忙我捆書，既麻利，也還結實；想不到她真操練出來了。這固然也是好事，可是北平到底不和從前一樣了。窮得沒辦法的人似乎也更多了。我太太有一晚九點來鐘帶着兩個孩子走進宣武門裏一個小胡同，剛進口不遠，就聽見一聲「站住！」向前一看，十步外站着一個人，正在從黑色的上裝裏掏什麼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順着燈光一瞥，掏出來的乃是一把明晃晃的尖刀！我太太大聲怪叫，趕緊轉身向胡同口跑，孩子們也跟着怪叫，跟着跑。絆了石頭，母子三個都摔倒；起來回頭一看，那人也轉了身向胡同裏跑。這個人穿得似乎還不寒廋，

白白的臉，年輕輕的。想來是剛走這個道兒，要不然，他該在胡同中間等着，等來人近身再喊「站住！」這也許真是到了無可奈何纔來走險的。近來報上常見路劫的記載，想來這種新手該不少罷。從前自然也有路劫，可沒有聽說這麼多。北平是不一樣了。

電車和公共汽車雖然不算快，三輪車卻的確比洋車快得多。這兩種車子的競爭是機械和人

力的競爭，洋車顯然落後。洋車夫只好更賤賣自己的勞力。有一回雇三輪兒，出價四百元，三輪兒定要五百元。一個洋車夫趕上來說，「我去，我去。」上了車他向我說要不是三輪兒，這麼遠這個價他是不幹的。還有在雇三輪兒的時候常有洋車夫趕上來，若是不理他，他會說「不是一樣嗎？」可是，就不一樣！三輪車以外，自行車也大大的增加了。騎自行車可以省下一大筆交通費。

出錢的人少，出力的人就多了。省下的交通費可以幫補幫補肚子，雖然是小補，到底是小補啊。可是現在北平街上可不是鬧着頑兒的，騎車不但得出力，有時候還得拚命。按說北平的街道夠寬的，可是近來常出事兒。我剛回來的一禮拜，就死傷了五六個人。其中王振華律師就是在自行車上被撞死的。這種交通的混亂情形，美國軍車自然該負最大的責任。但是據報載，交通警察也很怕咱們自己的軍車。警察卻不怕自行車，更不怕洋車和三輪兒。他們對洋車和三輪兒倒是一視同仁，一個不順眼就拳腳一齊來。曾在宣武門裏一個胡同口看見一輛三輪兒橫在口兒上和人講

價，一個警察走來，不問三七二十一，抓住三輪車夫一頓拳打腳踢。拳打腳踢倒從來如此，他卻罵得怪，他罵道，「×你有民主思想的媽媽！」那車夫挨着拳腳不說話，也是從來如此。可是他也怪，到底是三輪車夫罷，在警察去後，卻向着背影責問道，「你有權利打人嗎？」這兒看出了時代的影子，北平是有點兒晃蕩了。

別提這些了，我是貪吃得了胃病的人，還是來點兒吃的。在西南大家常談到北平的吃食，這呀那的，一大堆。我心裏卻還惦记一樣不登大雅的東西，就是馬蹄兒燒餅夾果子。那是一清早在胡同裏提着筐子叫賣的。這回回來卻還沒有吃到。打聽住家人，也說少聽見了。這馬蹄兒燒餅用硬麵做，用弔爐烤，薄薄的，卻有點兒韌，夾果子（就是脆而細的油條）最是相得益彰，也脆，也有咬嚼，比起有心子的芝蔴醬燒餅有意思得多。可是現在劈柴貴了，弔爐少了，做馬蹄兒並不能多賣錢，誰樂意再做下去！於是大家一律用芝蔴醬燒餅來夾果子了。芝蔴醬燒餅厚，倒更管飽些。然而，然而不一樣了。

（大公報，三十五年）